

抓盗窃犯的警察朝天鸣枪,不知怎么就打死了路过的摩托维修工



11月29日,死者王从友的妻子与邻居在指认现场。钱昊平 摄

“我挺感激警察的”

徐祥翠表示:“真相信警察的话,挺感激的。”

徐祥翠租了一辆面包车,朝镇卫生院方向追去。

11月11日下午1时30分,贵州省纳雍县阳长镇,这个当地农民听说丈夫从友发事了,赶到现场发现地上只有两摊血迹,旁观者告诉她,“人已经由一辆吉普车拉走了。”

“你丈夫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,我们是做好事,正送他去卫生院。”在离卫生院300米的阳长小学,徐祥翠追上了吉普车。从车上跳下来的一名警察告诉徐祥翠,摩托车驾驶员已逃逸,他们没有追上。

听了警察的解释,徐祥翠和亲属一起将王从友抬到卫生院,之后,在转院的路上,医生宣布其死亡。

张吉,阳长镇卫生院外科主任,事发当天,他全程参与了抢救王从友。

“当时看到王从友时,他已处于失血性休克状态。”11月30日,张吉回忆,由于医院条件有限,无法输血,当时采取了输液补充血容量的抢救办法。

半个小时后,王的血压检测为零,瞳孔散大,为深度昏迷,鉴于医院自身条件有限,医生建议转院。张吉说,当时送人过去的警察一直对他说:“人是从摩托车上摔下来的。”

随后,伤者向40公里外

“不是摔的,是枪打的”

尸检时,法医从王从友的头颅中取出子弹,有花生米那么大,法医拿在手上给在场的家庭都看了一遍。

11月12日晚上,县公安局纪委书记左群去慰问家属。直到此时,徐祥翠才意识到误解彭益华了,并了解到事情的经过:当天下午1点半,彭益华正驾驶着王从友往回走,当行驶到阳长镇招待所时,彭益华看到路口停着一辆白色的吉普车,这里离王从友家约50米。

他继续行驶,走了约20米,“砰”的一声让彭益华的耳膜震了一下。他认为有人在放鞭炮,头也不敢回。

“一路上都害怕他们再开枪打我。”跑到自家养殖场门口,彭益华才停下车,随后,彭益华陷入惊恐状态,“怎么会有人开枪打他呢?”

次日尸检时,家人不让徐祥翠到现场看。大姐王卫华看到法医从王从友的头颅中

取出了子弹,像花生米那么大,法医拿在手上给在场的家庭都看了一遍。

徐祥翠的三妹徐祥翠坐上了白色吉普车,她事后回忆,车上有四人,一个警察,还有3个便装男子。

徐祥翠说,穿警服的人在车上不断问她,王从友是哪里人,家里兄弟几个,有什么亲戚。

下午4点左右,王从友停止了呼吸,随行的医生说人没救了,他们掉头返回。

王从友是阳长镇一摩托车修理店老板,徐祥翠回忆事发之前的情况是,当天中午12点半,当地彭益华接他上门修摩托车。王从友看到法医从王从友的头颅中

取出了子弹,像花生米那么大,法医拿在手上给在场的家庭都看了一遍。

徐祥翠说,穿警服的人在车上不断问她,王从友是哪里人,家里兄弟几个,有什么亲戚。

“王从友中枪了。”他看到王从友的头部出血。几乎没有犹豫,彭益华加大油门,疾速奔跑,头也不敢回。

“一路上都害怕他们再开枪打我。”跑到自家养殖场门口,彭益华才停下车,随后,彭益华陷入惊恐状态,“怎么会有人开枪打他呢?”

次日尸检时,家人不让徐祥翠到现场看。大姐王卫华看到法医从王从友的头颅中

取出了子弹,像花生米那么大,法医拿在手上给在场的家庭都看了一遍。

徐祥翠说,穿警服的人在车上不断问她,王从友是哪里人,家里兄弟几个,有什么亲戚。

“王从友中枪了。”他看到王从友的头部出血。几乎没有犹豫,彭益华加大油门,疾速奔跑,头也不敢回。

“一路上都害怕他们再开枪打我。”跑到自家养殖场门口,彭益华才停下车,随后,彭益华陷入惊恐状态,“怎么会有人开枪打他呢?”

次日尸检时,家人不让徐祥翠到现场看。大姐王卫华看到法医从王从友